

我的青春时代正好与诗歌狭路相逢,准确点说,是朦胧诗最流行最火爆的年代。

在最好的年龄,遇到一个为诗歌激情澎湃的时代,无疑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最初读到顾城、北岛、舒婷等人的诗,让人非常震撼,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?文字被重新排列组合之后,进入一个崭新的语境,非常神奇,非常新鲜,且冲击力巨大。

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,那是一个释放的年代,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会被感染,无数的年轻人都会拿起笔来,在自己的青春册页上随意挥洒。激情为墨,青春为纸,为青春,为生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小城里有一群年轻的文朋诗友,经常会翻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,大家凑在一起,觅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写诗喝酒,交流争论,像一群没有头脑的孩子一般,被新鲜的诗句和独特的美学视角所温暖和感动,被那么多的诗歌流派冲击得分不清东西南北,蒙头转向,措手不及。

小地方能看到的关于诗的刊物和诗集并不多,偶尔谁去了大地方,会买回几本诗集带回来。一本书常常被大家翻得都起毛了,仍然意犹未尽。而争论来得犹其激烈,为一个词、为一句诗、为一个字眼,甚至为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意思,大家常常争论到面红耳赤,唾沫腥子乱飞。

我不会写诗,我不知道是没有激情还是没有天分,无论我怎样努

力,看多少别人的诗,我就是写不出自己的诗句,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惭愧。看到别人的诗像水一样从笔端流出,或清丽、或苍白、或激愤、或朦胧,我就着急,急得像热锅上的小蚂蚁一般,坐立不安。那么火热的氛围,人人都会被感染,我也不例外,可是让人遗憾的是,我写不出诗。

一直到今天都让人念念不忘,读起来让人充满憧憬的诗句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”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一个人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,把整个世界都点燃了。

写出如此真纯美好诗句的海子,最后将生命遗弃在冰冷的铁轨上,这似乎是一个分水岭。这之后,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程式,有人出国了,有人经商了,有人弃笔了,所有的人似乎一夜之间都冷静下来,不再为诗疯狂,不再为文学疯狂,一切都被急速而来的物质浪潮冲击得面目全非。

而我,在跌跌撞撞之中,还没有摸到岸,还没有分清东西南北,还没有学会写诗,那个为诗疯狂的年代就已经呼啸而去,没有拖泥带水,没有犹豫不决,以决绝的姿势,带着我的遗憾匆匆离去。

尽管至今我仍然没有学会写诗,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诗歌的热爱。穿行在诗歌里的青春,并没有因此而失血和苍白。

## ◆暇观亭书话

# 萧乾一封信的启示

李景端

译报酬长期偏低等等,均有待社会重视和加快解决。因这些问题,已有很多报道,无意重复。本文只想就萧乾信中所说“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”这一点,谈些感想。

做人与译书都要讲究道德,许多做人应有的品德,在译书上也同样适用。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,但未必人人能做到。萧乾信中重申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这条古训,就很有现实意义。翻译作为不同文字转换的学术行为,各有各的诠释和表达,只有更好,没有最好,恐怕很难出现什么“定本”。所以,还是要以谦为贵。萧乾以身作则表现出的崇高品德,令人怀念。

接触《尤利西斯》的翻译,金陵确实早于萧乾,但金陵只译过三章。1994年,译林版《尤利西斯》上卷出版前,在原稿附录的“乔伊斯大事记”中,本来写有“1987年金陵译《尤利西斯》三章,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”。我觉得只译出三章,分量太少,就把这一行删掉了。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,竟引发了萧乾与文洁若老两口的一场争执。文大姐同意删,而萧乾不但反对删,还要求把“1981年金陵译过第二章”再加上去。他强调这是历史,必须承认。为了此事,他连来两封信批评,甚至生气地用了“没有气度”“狂妄自大”“老子天下第一”“无视旁人劳动成果”等这些重话。最后声称:“我坚持”,否则就“取消《大事记》”。后来文大姐和我都同意保留不删。不仅如此,当得知金陵也在翻译《尤利西斯》时,萧乾接受采访时公开说:“如果金陵来我家,我会拥抱他。”上述史实表明,萧乾虽身为名家,但仍对翻译保持谦逊的态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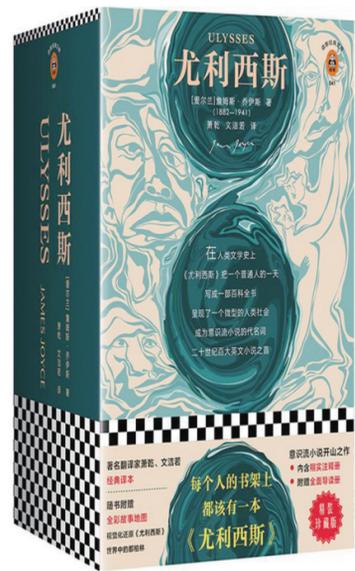
翻译既然难有“定本”,那么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,只要是认真严肃而非粗制滥造的,都应该受

到尊重。前几年曾出现过一阵抹黑前人译本的噪音,鲁迅、郭沫若、傅雷、杨绛、董乐山等多位名家的译本,都被有些人挑错批评。作为翻译评论,对名家当然可以批评,有些批评也确实有道理。但应该倡导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“谦受益”这句话,对译者和评论者都适用。前人的译本,受当时信息、语言和工具书等条件所限,难免会有误译,这可以理解,但不能因此抹煞其参照先译的艰难和开拓的作用。同样道理,对后人的新译本,也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那些“青胜于蓝”的亮点。

再举萧乾自己“谦受益”的事迹为例。1996年,当得知《尤利西斯》除萧乾、文洁若以及金陵两种中译本之外,还有人计划再重译。为此,萧乾于1996年8月7日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〈尤利西斯〉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》。文中强调了“译书无专利,同行也非冤家”的见解。我当然清楚萧乾夫妇为了翻译《尤利西斯》所付出的艰辛劳动。一个85岁,一个78岁,两位老人每天5点就起床动手翻译,一天起码工作十小时以上,四年中除了译书,还做了六万多张卡片,为全书附了近六万条注释。这期间,他们还向爱尔兰使馆、英国朋友、北京天文台、南京金陵神学院,以及季羨林、杨宪益、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多方面专家,请教过翻译中遇到的专业难点。就凭这些,应该说,萧乾夫妇对他们的译本,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。尽管如此,萧乾在上述那篇《有感》的文章中,仍然强调翻译无专利,“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”。

萧乾指出“译书与做人分不开”,再次重申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这条古训,这就是他这封信中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。

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



近日整理友人来往信函,看到一封萧乾写给翻译家许钧的信。信中说:“我看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。我还是相信‘满招损,谦受益’这句古训。拍着胸脯称自家译本为‘定本’不可取,尚未动手译即预言自己的译本将是‘定本’尤不可取。译书做学问,贵踏踏实实。很赞成您为文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。”这封信是1995年9月26日写的。我回忆起,当年萧乾、文洁若合译的《尤利西斯》全译本率先出版,接着金陵的全译本也相继出版。对上述两个译本,读者因人而异,互有褒贬。此时有位翻译家尚未动手翻译,就声称自己译出的《尤利西斯》,必将成为此书的中译“定本”。萧乾与许钧二位,对此言论均不认同,故有此信。

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信,不禁使我引发诸多联想,更对萧乾等一代翻译前辈所奉守的译风,感到无比的崇敬与怀念。

所谓译风,最直观的表现,主要是指译者是否恪守翻译职业道德,翻译评论是否客观严谨,译作传播过程是否规范有序。萧乾勉励许钧要“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”,表明他对当年的译风是有看法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现在译界的译风,依然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。诸如翻译抄袭远未匿迹,劣质翻译靠促销手段依然畅行,网络翻译野生成长,翻

## ◆新书赏析

# 道一的纸上还乡

——读袁道一散文集《被雨水淋湿的屋檐》

楚木湘魂

我以为“道一”是个网名,以为他是个鹤发童颜的白胡子老头。把他的名字念一遍,就好像到庙里走了一趟。但他从网络中浮出水面的时候,偏偏是个俊俏书生,感情细腻得像油脂,丰富得像桃红李白的田野。据说感情细腻的男人,都能说又好听又有趣的故事,让人听着听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
我说我有酒,你讲故事可好?道一就寄给我一本《被雨水淋湿的屋檐》(西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)。我喜欢封面上那一排雏鸟,它们使我心慈。我也喜欢那黑的屋檐,那使我心静。

我开始在睡前看这一本书,我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那个毛毛躁躁的读者,不再认为一目十行是件可骄傲的事情。凌晨一点的文字,是一杯新鲜的柠檬茶,携带了颠沛流离的酸味,也裹着使人欲罢不能的回甘,越发使我辗转反侧,不能入睡了。

这本书说的都是新邵县,说的是道一的村庄,他的城堡,他一心往前的时光和走失了的伙伴们。可是我嗅着那种味道,却很是熟悉。以至于我觉得他写着写着,就写到我的金石桥镇来了,写到我们大院里来了。是因为乡土是每个人的共同情感?是因为我们都是70后?是因为他的文字中的意象我们都感受过?

道一说,他永远走在还乡的路上。是的,他爱着他的家园,把所有的深情都托付给了故乡的草木山川,但是,他所有的还乡都只发生在纸上。他必须在另一个地方面带微笑地谋生,衣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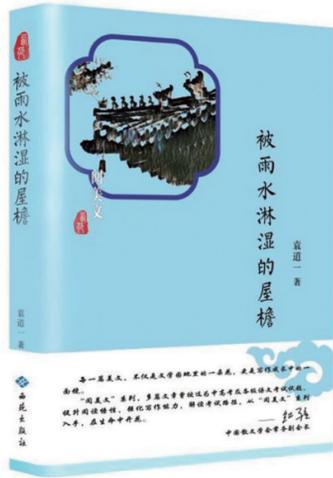
光鲜地出入高楼大厦,彬彬有礼地和人坐着喝茶,这是分裂,也是宿命。

书一共分为六辑。第一辑,道一从灯红酒绿、欲望丛生的异乡,站在了黄昏的村口,恍惚中自己还是那个屋檐下的男孩,以为扯着嗓子喊一声,就有熟悉的回声。可是道枝虬干的老槐树已经荡然无存,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所剩无几。他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逃出去的,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。

观照命运,因为没有伞,所以他一直努力奔跑,拼了命地要甩开踩泥巴的苦,做青瓦的苦,耕田种地被大日头曝晒的苦。其文柔软,但坚韧不拔;其文苍凉,但希望一直闪烁其间;其文清苦,但是有一种内生力量。文字中有剑胆,有琴心。有乳虎啸谷,有鹰隼试翼。

在紫陌红尘、歌舞升平的写作背景中,道一像一道雀跃进村庄的旧时光:在村庄的舞台上,一个少年在旧时光里拎着竹升子借米,一个少年提着小竹篮去给他父亲送饭,一个少年孤零零地在田边守水……那些日子很苦吧,可是也不全是苦,那些苦化成了肉和血,长成了骨头,变成了文字,成为一个孩子从山巅跑向城市的支撑。

那时候,我也和他一样跑通学,也一样错把月光当成黎明的曙光,一样走过长长的结了冰的田塍,一样在呼呼的北风中冻成寒鸟号。故事的结局也雷同——继续上学。我们都是那么懂事的孩子,那些零零碎碎的苦忍一忍就挺过去了,烤一个红薯就扛过去了,和同学嬉闹一番就混过去了。他说,乡村的夜再



黑也不够黑,因为有天上的星光在闪烁,有地上的亮堂灯火。生活里的苦乐参半,在文字里若隐若现、沉浮起落。这是第二辑《雀跃旧时》。

然而,道一摔在了高考的独木桥下,摔得遍体鳞伤。他的父亲对母亲说:“哪有一次就能成的事情,就是烧灰,也有烧第二次的。”没有比这更令人动容的话了。

萧然寒素中,也并不是一切都是苦的。在火塘上熏腊肉,用木杵舂糍粑,用豆腐、肉和猪血来做猪血丸子,用大红的颜色把家里弄得热热闹闹的,趁着除夕那一夜的鞭炮响,在雪茫茫的天地中“养活一团春意思”。灶里的火,烘得文字又暖又香。

在改革开放的风云激荡中,在时代变迁的辽阔背景中,乡村裹挟于时代里,一起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。田野上寂寥的牛,山坡上迷路的云,田野上灿烂的荷……或被雨打风吹去,或流荡于村庄,或储存于记忆,孵化了一个乡村抒情歌手。

(袁道一,新邵人,现居长沙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散文学会会员)

## ◆书与人

# 父亲的读书故事

唐亚军

周日的清晨,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。看到父亲那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籍,不觉又勾起了“书瘾”,于是带着一本老旧的《红岩》来到离家数百米远的山上凉亭阅读。书页已经变黄了,散发出一抹特殊的香味,让我想起了儿时读它的画面。书是父亲参加工作的那一年买的,至今已有42个年头。

学过木匠的父亲亲自给心爱的书做了个书橱,并刷上了蓝色的漆,因为在父亲的心目中,文学艺术就是蓝色的,美好而神圣。受父亲的影响,我从小就爱读书,从6岁时起,我就常坐在父亲的书橱旁看书,如《青春之歌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林海雪原》等等。许多书都包上了封皮,父亲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书名和作者。随着家境的转好,我们一次次搬家,虽然丢失了不少东西,但让父亲爱若珍宝的书籍却是一本也没丢。

父亲打小读书的时候,品学兼优,样样拔尖,尤其写得一手好作文。据说,当年他是所在乡镇唯一考上邵东县重点中学的尖子生。只是因为受到“文革”影响,父亲没有读大学,就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报名入矿,成为一名光荣的煤矿工人。由于深感知识的贫乏,父亲在干好工作的同时,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地读书。他什么书都读,不但读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中外文学名著,就连《采煤工艺》《掘进工艺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等这些常人觉得枯燥无味的书,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。

父亲最怕“书到用时方很少”,时刻提醒自己读书。好学上进的父

亲受到了单位领导的青睐,被保送读工大。学成归来后,父亲成了一名机关干部,但父亲爱好读书的热情没有消退,反而更高了,常常读书到深夜。父亲的理论水平和知识素养,由此得到了全面提高,先后利用所学知识,为单位安全生产解决了不少难题,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,《湖南日报》等新闻媒体为此还对他进行了专门的采访报道。

父亲经常教育我,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知识素养。由于我们生活范围、生活阅历的局限,唯有通过阅读,帮助我们增长知识,提高认识世界、认识社会的能力,了解我们不曾经历,也不可能经历的很多事情。古人说的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,所言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想要做博学的人,那么就必须要去读书,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。

如今,即将奔七十的父亲,皱纹早已爬上了额头,看书也必须带上老花镜了。书橱早已容纳不下如此多的书籍,家里又添置了几个书橱。后来,从农村搬迁到乡镇,居住空间由原来的100多平方米缩减到50多个平方米,居住环境的局限,使得大批书籍的摆放成了问题。善于动脑筋的父亲把阳台上搁置的杂物都“赶走”了,开辟出一个摆放书籍的空间,美其名曰“博雅书屋”。这个书屋明亮安静,没有家庭琐事和锅碗瓢勺的干扰,让父亲颇为满意。

于是,回家看望父母的我,经常看到父亲在阳光明媚的午后,坐在书橱旁,一杯香茗、一本好书,沉浸在静静的时光中。